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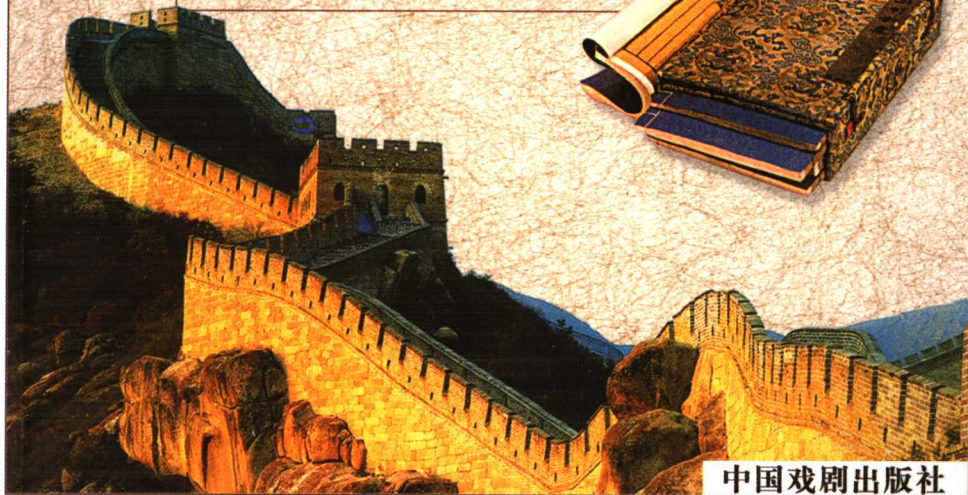


【第五卷】



中华五千年 风云纪实

蔡磊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

(五)

蔡 磊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第五编 秦汉纷争

杨震之死	(777)
梁冀专权	(779)
宦官诛梁冀	(783)
正直的阳球	(784)
张让和赵忠	(787)
孙程	(790)
曹节	(793)
羌人起义	(796)
刚强正直的虞诩	(801)
郭林宗善鉴	(807)
党锢之祸	(810)
陈蕃窦武诛宦官	(814)
熹平石经	(818)
名士崔寔	(820)
科学家张衡	(825)
水利专家王景	(837)
道教的兴起	(839)
佛教的东传	(843)
黄巾大起义	(845)
何进袁绍诛宦官	(848)
董卓之乱	(853)

东汉逸民·····	(858)
名士崔瑗·····	(872)
杰出的学者蔡邕·····	(874)
王充、王符与仲长统·····	(891)
经学大师贾逵·····	(913)

第六编 三国鼎立

迁都许城·····	(919)
衣带里的密诏·····	(921)
官渡大战·····	(924)
曹操统一北方·····	(927)
三顾茅庐·····	(931)
赤壁之战·····	(933)
蔡文姬归汉·····	(937)
建安风骨·····	(939)
曹魏的建立·····	(942)
“古之召虎”张辽·····	(946)
平寇将军徐晃·····	(950)
蜀汉的建立·····	(953)
七擒孟获·····	(956)
马谡失街亭·····	(959)
五丈原·····	(962)

杨震之死

东汉从中期以后，由于嗣皇帝位者多为少君，大权掌在皇帝的母亲太后手中。太后任用自己的父兄为政，于是形成外戚专权。皇帝长大以后，不甘心大权旁落，往往联络、依靠身边的奴才——宦官诛杀或驱逐外戚，夺回大权。而宦官们往往因立功而封侯干政，又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外戚和宦官轮流交替专权，不仅堵塞了一般士大夫的知识分子的正常仕进渠道，更把东汉的政治搅得一团糟，使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更加尖锐。因此，就有一部分正直的士大夫官僚开始站出来反对外戚和宦官的专政，以期稳定政治，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然而在这种斗争中，他们往往是失败者，这使他们对外戚和宦官的斗争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在这些反对外戚、宦官专政的士大夫中，最早的一位是杨震。

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杨震常客居于湖（今河南灵宝西），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众人以为晚暮，而杨震则其志愈笃。五十岁时，才开始在州郡为官。当时执政的外戚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征辟之，举茂才，四次升迁至荆州刺史。为吏清廉，不受私谒。永宁元年（120年）为司徒。第二年，邓太后去世，汉安帝开始宠用内人。安帝乳母王圣缘恩放恣，其子女出入宫掖，传通奸赂，令人愤恨。杨震向安帝上书说：“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方令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难遇之机奉养圣躬，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其无厌之心，不知何时能满足；外交嘱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古人有

言曰：牝鸡司晨，唯家之索。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应赶紧让阿母出居外舍，断绝其子女与宫内往来。”杨震的奏折递上后，汉安帝拿给王圣等人看，这些人对杨震十分愤恨。王圣的儿子伯荣作恶多端，杨震上书请废之，汉安帝不理。延光二年（123年），杨震为太尉。安帝的舅舅大鸿胪耿宝向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的哥哥为官，杨震不理。耿宝亲自去见杨震说：“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征辟其兄，我只是向您转达皇上的意思。”杨震说：“若朝廷欲令三府辟召，应该有尚书的敕令。”遂拒而不许，耿宝大为愤恨。安帝皇后之兄阎显也向杨震推荐了一个亲信之人，杨震也不答应。司空刘授听说后，马上征辟了这两个人，旬日之间，便被提拔升官。因此，杨震更加招人怨恨。不久，安帝下诏为王圣大修宅第，中常侍樊丰以及侍中周广等人更相煽动，倾探朝廷，闹得中外不安。杨震又向安帝上书说：“方令灾害发起，弥弥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贍。加上蝗虫之灾，羌虏抄掠，三边震扰。战斗之役，至今未息。兵甲军粮，不能复给。大司农帑藏匱立，此非社稷安宁之时。而诏书为阿母起第舍，合两为一，连里竞街，雕修缮饰，穷极工巧，转相迫促，为费巨亿。奸佞之人，乘机渔利，请托叫郡，倾动大臣。白黑混淆，清浊同源。天下喧哗。臣闻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人，不可复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惟陛下度之。”安帝不理。樊丰等见杨震连连切谏，安帝不从，便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和将作大臣的材木，为自己修建茅舍。园池庐观，役黄无数。不久京师发生地震，杨震乘机又向安帝上书说：“地震发生，阴阳失调，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亲近幸臣，骄溢踰法，多请徒士，盛修第舍，卖弄威福，道路喧哗，众所闻见。地动之变，近在城郭，殆为此发。……”杨震前后所上之书，有些话讲得非常激切，汉安帝很不高兴，而樊丰等更是切齿痛恨。只是因杨震是当世名儒，不敢随意加害。不久，

河间（今河北献县南）人赵腾诸阙上书，指陈得失。汉安帝不但听，反而大怒，下令将赵腾抓进诏狱。杨震上书救之，陈说道理，安帝不理。赵腾被杀。延光三年（124年）春，汉安帝东巡泰山。樊丰等趁安帝在外，大修第宅。杨震派人召将作大匠令史进行考校，搜到了樊丰等人假作的诏书，准备等安帝回来后上奏。樊丰等听说后，大为惊恐，遂先向汉安帝诬蔑杨震，说赵腾死后，杨震心怀怨愤，又是邓氏（指邓鹭）故吏，在恚恨之心。汉安帝听信之，令使者策收杨震太尉之印而免其职。杨震被免职后，归家闭门不出。樊丰等仍不解恨，让耿宝奏杨震身为大臣，不服罪过，心怀恚望。汉安帝下诏，让杨震回归本郡，不得在京师。杨震行至洛阳城西的夕阳亭，乃慷慨对其诸子门人说：“死者，士之常分。我蒙恩居于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有何面目复见日月？我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才足盖体即可。不要埋进祖坟，也不要祭祀。”之后，便饮鸩而死，时年七十余岁。弘农太守移良秉承樊丰等人的旨意，派人在陕县（今河南灵宝）截住杨震的棺材，把它搁在路边；又谪杨震的儿子们代邮行书。行路之人皆为落泪。一年多后，汉顺帝即位，樊丰等人被处死。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等人阙上书，讼杨震之怨，朝廷都称其忠。顺帝下诏任用杨震二子为郎，赐钱百万，以礼将杨震改葬在华阴潼亭（今陕西潼关西）。改葬之时，远近之人都赶去会葬。在改葬前十几天，有大鸟高一丈有余，集于杨震的灵柩之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改葬完毕之后，才高飞而去。



梁冀专权

梁冀，字伯卓，顺帝时大将军梁商之子，梁皇后之兄。梁冀

长得鸢肩（两肩上耸）豺目（目竖），看人往往瞪目直视，又患口吃，话都说不清楚。认得一些字，粗通书记。少为贵戚，逸游自姿，性嗜酒，能挽满弹棋、六博、蹴鞠等游戏；又好臂鹰走狗，驰骋斗鸡。初为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发兵校尉，执金校尉，执金吾，永和元年（136年）拜河南尹。梁冀任职暴多为非法。父亲梁商所喜爱的宾客中有洛阳令吕放，曾在梁商面前谈梁冀的短处，梁冀知道后，即遣人在途中将吕放刺死，而恐梁商知道，便嫁祸于过去的仇人，请以吕放的弟弟为洛阳令，而将这一家宗亲宾客一百多人全部抓捕处死。梁商去世，还未来得及埋葬，汉顺帝便拜梁冀为大将军，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为河南尹。等汉顺帝去世（144年），汉冲帝仍在襁褓之中，梁太后临朝，诏梁冀和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梁冀表面上虽辞不肯当，而奢暴滋甚。几个月后，汉冲帝时，梁冀立汉质帝，年仅八岁。汉质帝虽然是个孩子，但非常聪慧，知道梁冀骄横。一次群臣朝会，梁冀又随意点指，汉质帝看着他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到后，十分厌恶，便命人在面饼中下毒，质帝吃后当天就死了。质帝死后，梁冀又立了桓帝。李固和杜乔因反对外戚专权，而被梁冀害死，海内为之愤怒。建和元年（147年），益封梁冀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其官属倍于三公。和平元年（150年），又增封梁冀万户，加上以前所封共三万户。弘（今河南灵宝）人宰宣，平素性情佞邪，欲取媚于梁冀，上书言大将军有周公之功，请封其妻为邑君。于是，桓帝又下诏封梁冀之妻孙寿为襄城君。孙寿长得很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龅齿笑，以为媚惑。梁冀也改作舆服之制。平上辎车、狐尾单衣，遮身扇等。孙寿十分凶蛮，能制御梁冀，梁冀既宠爱她，又害怕她。梁冀用孙寿之言，将梁家许多在位的人都撤职以示谦让，而实际上却宠用孙氏。宗亲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为十余人，皆贪叨凶淫，各自派人抄属县中官人的家，而被以别的罪名。人抓来后，关在狱中，严刑拷

打，使其出钱自赎。送钱少的人就会被杀死。扶风人孙奋家中富有而生性吝啬。梁冀派人给孙奋送去几匹马，以此作为抵押，向孙奋贷钱五千万，孙奋只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指使地方官说孙奋的母亲是梁家的守藏奴婢，从梁家偷走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地方官遂按梁冀之意，收拷孙奋兄弟，皆死于狱中，而将孙奋的家财全部籍没，值一亿七千多万。当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都要先将最好的送到梁冀家，皇帝所用乃是次品。官吏人民携带财物到梁家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梁冀又派人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又遣人发取使女御者，夺人妻女，殴击吏卒，到处引起人们的愤恨。梁冀在洛阳城中修起规模宏大的房第；孙寿也在街对面修宅，殫极土木，相互夸耀。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中，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上面图画着云气仙灵，舌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藏室，连西域名马汗血马也弄了来。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阪，以像二崤山。其中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梁冀和孙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园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歌竞路，以骋恣欲。客人到梁家门前不得通报，都向把门的人送贿赂，梁家的把门人也因此家累千金。梁冀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皆在今河南境内），北达黄河淇水。包含山藪，远带丘荒，周围殆半千里。又在河南城（即洛阳）西起兔苑，绵亘数十里，调属县吏缮修楼观，数年乃成。之后，移檄所在调发活兔到园中，兔身上都刻上标记。谁敢捕这些兔，就会被处死。有一个到洛阳经商的西域商人不知禁忌，误杀一兔。因此事而转相告言坐死者达十几人。梁冀的二弟曾私自派人到上党（今山西长治地区）打猎，梁冀知道后，下令逮捕其宾客，杀死三十余人，无一生还者。梁冀又在城西另起房第以纳奸人，或将平民抓来以为奴婢，达数千人，给他们起名叫“自卖人”。元嘉元年（151年），汉桓帝因为梁冀有拥立之功，欲宠以殊典，乃

大会公卿，共议其礼。于是，有司奏请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汉初名相萧何。又悉以定陶阳成（皆在山东）二县余户封赠梁冀，赏赐金钱奴婢綵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公卿朝会，不与三公同席。十日一人宫中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虽然如此，梁冀仍然觉得不够满意，很不高兴。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朝中之事无论大小，皆决于梁冀。宫卫近侍，皆其所亲附之人。皇帝的起居活动情况，梁冀都掌握得清清楚楚。百官迁召，都要先到梁家门前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那里办手续。下邳人吴树为宛（今河南南阳）令，诛杀梁冀宾客为人害者数十人。梁冀十分恼恨。后吴树为荆州刺史，向梁冀辞行，梁冀设酒招待，乘机在酒中下毒，将吴树毒死。辽东太守侯猛上任时没有拜谒梁冀，梁冀后以别的罪名将侯猛腰斩。梁冀的弟弟梁不疑好经书，善待士人，梁冀暗中嫉之，通过宦官向桓帝建议将梁不疑转为光禄勋，又让人推荐梁不疑的儿子梁胤为河南尹。梁胤一名胡狗，当时只有 16 岁，人长得十分丑陋，不胜冠带，见到的人莫不嗤笑。梁不疑感到羞耻。从此，兄弟之间有了矛盾。梁不疑遂辞官回家，和弟弟闭门不出。梁冀不想让梁不疑和宾客交往，暗中派人变服至梁不疑家门前，记录 and 梁不疑往来的人。当时的著名经学家、南郡太守马融和江夏太守田明等因此而遭到迫害。梁冀一门，前后七个人被封侯，出了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二个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作卿、将、校者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作为天子的汉桓帝实际上成了摆设，什么事情也过问不了。

宦官诛梁冀

从东汉永和六年（141年）梁冀为大将军，至延熹二年（159年），梁冀专权已有近二十年，威行内外，百僚侧目，天子拱手，不得有所亲与。汉桓帝心中十分不平。和熹皇后从兄之子郎中邓香之妻宣生了一个女儿叫猛。邓香死后，宣改嫁给梁纪（梁冀妻孙寿之舅）。孙寿因为邓猛长得很美，就将邓猛引入宫中，被封为贵人。梁冀想认邓猛为自己的女儿，便改邓猛姓梁，又怕邓猛的姐夫邓尊从中阻拦，便派人刺杀邓尊，还想杀宣。宣家和中常侍袁赦家是邻居，梁冀派去的刺客登上袁赦家的房子，准备跳到宣家去，被袁赦发现。袁赦鸣鼓聚众以告宣。宣知道后，赶紧跑到宫中告诉了汉桓帝。汉桓帝听后大怒，乘着上厕所的机会，独呼小黄门史唐衡，问道：“朕左右的人（指宦官）都有哪些人和外舍（皇后之家，即梁家）有矛盾？”唐衡回答说：“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和梁不疑有矛盾；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经常私自愤恨外舍放纵横暴，只是口不敢道而已。”于是，汉桓帝把单超、左悺召来，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朝，迫胁内外，公卿以下，从其风旨。如今朕想诛杀他们，你们以为如何？”单超等回答说：“梁冀兄弟确为国之奸贼，早该诛杀；然臣等劣弱，未知圣意如何。”桓帝说：“若是这样，你们暗中去筹划”。单超等说：“图之不难，但恐陛下腹中狐疑。”桓帝说：“奸臣危害国家，当伏其罪，有何可疑？”于是，召徐璜、具瑗等，五人共定计划，汉桓帝咬单超手臂出血为盟。单超等说：“陛下今计已决，就不要再提此事，免得他人怀疑。”

桓帝和单超等人图谋虽然秘密，但还是走露了一些风声。梁冀心中怀疑单超等人，便于延熹二年（159年）八月丁丑日，未

经桓帝允许而派亲信中黄门张恽入禁中直宿卫，以提防单超等人。具瑗见状，立即敕吏以“辄从外人，欲图不轨”为名，将张恽抓了起来。汉桓帝御前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派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官吏皆手执兵器，守卫省阁，收集符送至省中，派具瑗将左右厩马、虎贲、羽林、都侯剑戟士，合一千余人，与行隶校尉张彪共同包围了梁冀的家，使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回梁冀大将军绶，徙封梁冀为比景（交趾，即今越南中部）都乡侯。梁冀及其妻孙寿见大势已去，当天都自杀了。梁不疑、梁蒙在此之前已经死去。将梁氏、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不论老少，皆弃市处死。其他所牵连到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处死者数十人。太尉胡广、司徒韩缙、司空孙郎等人皆坐阿附梁冀，不卫宫阙，止于长寿亭，减死一等，免为庶人。梁冀的故吏，宾客被免黜者达三百多人，朝廷一下子空了下来。当时，因为事情突然发生，使者交驰，公卿措手不及，失其常度，官府市里鼎沸不安，过了几天才安定下来。百姓知道梁冀被诛，莫不称庆叫好。抄了梁冀的家财之后，朝廷进行斥卖，得钱三十多亿，用这笔钱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租税之半。又散梁冀所建园囿以利百姓。

正直的阳球

阳球字方正，渔阳泉州（今天津武清）人。家世是本地仕宦大姓。阳球能以剑相击刺，熟悉弯弓骑马。他性情严厉，喜爱申不害、韩非之学。郡中吏员有人侮辱阳球的母亲，阳球约了几十个少年，杀了这吏员，灭了他的家，因此闻名。开始被举荐为孝廉，出任尚书侍郎，因熟悉旧事制度，他的章奏判断及议论，常为官府所推重信服。出任高唐令，因严厉苛刻太过，被郡守收系

举劾，逢大赦被释放。

阳球被司徒刘宠府所徵辟，对策高等。当时九江郡山贼起事，几个月未能平定。三府上奏说阳球有治理奸猾的才能，被任为九江太守。阳球到任，定出策略，将山贼剿灭，还拘捕郡中奸猾的吏员全部杀死。

迁为平原相。阳球发出教令说：“我以前曾在高唐任职，心想扫除奸邪鄙秽，因此被贵郡所错劾。从前齐桓公赦免管仲射中带钩之仇，汉高祖宽恕季布逃亡的罪。我虽无德，岂敢忘却前人的道义。何况上下级的名分已定，岂可想从前的事吗？现在完全丢掉过去的过失，指望将来的功效。如果见到教令之后而不悔改奸猾之状的，我不能再有所宽容了。”郡中的人都畏服。当时天下大旱，司空张颢列奏各地长官有苛刻残酷及贪污的，都加罢免。阳球因严厉苛刻，被徵赴廷尉，罪当免官。灵帝因为阳球在九汇时有功，任他为议郎。

阳球迁为将作大匠，因事被论处。不久，任尚书令，上奏请求撤销鸿都文学说：“伏惟有诏书命令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 32 人画像作赞，以此劝励学者。臣听说‘君主的措施必然记之于史书，记在史书中而不合礼法，后人将如何去效法！’案乐松、江览等人都出身微贱，器量狭小，依仗贵戚之势，趋附权贵豪门，低眉奉承眼色，侥幸求进于圣明之时。他们有的献上一篇赋，有的写满一竹简鸟篆文字，就位升郎中，图画肖像。也有的人笔不接触竹简，心中也不善辩议，而是请别人代笔，种种斯逛作伪，无不蒙受特殊的恩典，由低贱复变成高贵。所以有识之士掩口而笑，天下人都在叹息。臣听说置设画像，是要使人明理以功善惩恶，要使当君主的人在举动方面鉴戒得失。没听说这些小人，胡乱写作几篇文和颂就可以滥窃朝廷官职，留下肖像于绢帛上的。现在太学和东观就足够宣扬圣人的教化。请撤销鸿都门学的选拔，以消除天下的谤议。”书上奏后灵帝不予考虑。

当时中常侍王甫、曹节等奸恶残虐，窃弄威权，煽动朝里朝

外的人心，阳球曾拍大腿发愤说：“如果阳球当司隶校尉，哪能容得这辈小人？”灵帝光和二年，阳球迁为司隶校尉。正逢王甫休假出宫回家，阳球正到朝廷谢恩，因此向灵帝上奏拘捕王甫和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习、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以及他们子弟任太守县令、行为奸恶习猾放纵不规的人，罪当族诛。太尉段颍谄媚附和佞幸，应一起诛杀。于是阳球全部收捕王甫、段颍等人送往洛阳监狱，又抓了王甫的儿子永乐少府王萌、沛相王吉。阳球亲自审问王甫等，用尽各种酷刑。王萌对阳球说：“我们父子既应受死刑，可以对老父稍加宽容，免受拷打。”阳球说：“你罪恶深重，大逆不道，死了还免不了罪责，还要求宽容？”王萌就骂道：“你以前伺奉我们父子像奴才一样，奴才敢反主人吗？今天你窘逼我，很快轮到你自己！”阳球叫人用土塞住王萌的嘴，重杖敲打，王甫父子都死于棒下。段颍也自杀。阳球就割裂王甫的尸体于夏城门，大书告示说：“贼臣王甫”。将王甫等人的财产全部没收，家属流放到比景。

阳球既杀王甫，意欲再表奏曹节等人之罪，于是下令中都官从事说：“姑且先消灭大的奸贼，其次应查办豪族。”权贵们听到了，都不敢吐气。他们的奢侈装饰品，都各自藏在箱内，不敢摆出来。京城里的人都很震恐。

当时顺帝的虞贵人下葬，百官们聚集送葬回来，曹节在路边见到王甫被切割的尸体，感慨地擦眼泪：“我辈自己可以互相吞噬，怎么能让狗舔吃他的血液呢？”曹节对各常侍说，现在且一起进宫，不要回家。曹节直入禁中，对灵帝说：“阳球本来是酷虐残暴的官吏，以前三府曾上奏应当免官，只是因在九江郡有小功劳，再被擢用。有罪过的人，喜欢胡作非为，不宜让他当司隶校尉，逞心肆虐。”灵帝于是改命阳球为卫尉。当时阳球正出去谒拜诸帝陵墓，曹节命令尚书召阳球拜官，不准使诏书滞留。阳球被召很急，因此求见灵帝，叩头说：“我没有清高的德行，却蒙委任捕逐奸邪的职务。前日虽然纠察诛戮了王甫、段颍，还只

是抓了狐狸，还不足以向天下宣布。希望能再给我一个月时间，一定能使豺狼和鸱枭，各服其罪。”叩头流血。殿上的侍臣呵叱说：“卫尉想抵制诏书吗？”阳球恳请再三，只能受新的任命。

这年冬天，司徒刘郃和阳球商议收捕张让、曹节审问。曹节等知道后，一起诬奏刘郃等人。于是阳球被捕送洛阳监狱，被杀，妻子儿女被流放边地。

张让和赵忠

张让，颍川人，赵忠，安平人。年轻时都在宫中供职办事，桓帝时担任小黄门。赵忠因参与诛杀梁冀的功劳被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被贬黜为关内侯，每年收入本县租税一千斛。灵帝时，张让、赵忠一齐升任中常侍，被封为列侯，与曹节、王甫等人互相呼应。曹节死后，赵忠兼任大长秋。

张让有一个奴仆头目为他掌管家务，勾结官府，收受贿赂，声势显赫，令人生畏。扶风人孟佗财产丰饶，他与张让家的奴仆勾结，倾尽家财，赠送礼物，奴仆们都很感激他，便问他说：“你想得到什么，我们可以办到。”孟佗说：“我希望你们给我一拜。”当时，求见张让的宾客乘坐的车子经常有成千上百辆，孟佗那时去见张让，到得较晚，无法进去。那奴仆首领便带领众仆人到路上来迎接拜见他，随即拱卫他的车子进了大门。宾客都很吃惊，以为孟佗与张让关系很好，争着把珍贵的玩物赠送给他。孟佗拿出一部分送给张让，张让大喜，便让孟佗担任凉州刺史。

这时，张让、赵忠以及夏惲、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都是中常侍，被封为侯，尊贵得宠，父兄子弟都安置在州郡做官，所到之处，贪婪残暴，损害百姓。黄巾军兴起后，盗贼如同沸汤，郎中中山人张钧上书

说：

臣认为，张角之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愿意归附张角，根源全在于十常侍多数安排父兄、子弟、姻亲、宾客把持州郡，垄断财利，侵夺百姓。百姓的冤苦无处申诉，所以图谋不轨，聚集起来，去当盗贼。应该斩杀十常侍，在南郊悬首示众，向百姓道歉，并派使者布告天下，就可以不用军队，使大寇自消。

灵帝把张钧的奏章拿给张让等人去看，张让等人都除去朝冠，光着双脚，伏地叩头，要求自投洛阳奉诏关押犯人的监狱，并拿出家财，资助军费。有诏书命令他们仍然穿戴官服，任职治事。灵帝对张钧发怒说：“这真是个狂妄之人！十常侍中难道就没有一个好人！”张钧再次上书，象前一次上书一样，又被搁置，不给答复。灵帝颁诏命令廷尉、侍御史拷问入张角黄巾道的人，御史秉承张让等人的意旨，随即上奏诬称张钧学黄巾道，将他收捕入狱，拷打致死。但实际上张让等人多半与张角交往。后来，唯独中常侍封谡、徐奉勾通张角的事被朝廷发觉，两人获罪被杀，灵帝因此生气地质问张让等人说：“你们经常说党人打算图谋不轨，一概予以禁锢，有的还被处死。如今党人又为国家效力，你们反而与张角交往，是不是该杀？”张让等人都叩头说：“是原先的中常侍王甫、侯览干的。”灵帝这才没有追究。

第二年，南宫发生火灾。张让、赵忠劝灵帝在全国征收田税，每亩十钱，以便修建宫室。朝廷征调太原、河东、狄道各郡的木材和有纹理的石头，每当州郡押送到京城时，黄门、常侍就吩咐呵责那些不合格的州郡，于是强迫折价贱卖，售价只给十分之一，然后再卖给宦官，宦官又不马上接受，终至木材积压腐烂，连年建不成宫室。刺史、太守又把私人征调加进去，百姓大声悲叹。

凡是诏书征用官员，灵帝都让西园侍从暗中督促。号称“中使”，他们惊动州郡，大量收受贿赂。升迁除授刺史、二千石以及茂才、孝廉时，都责成这些人交纳助军钱和修宫钱，大郡多达二三千万钱，其余官职要出的钱也各有等差。应该赴任的人，都需要先到西园谈好价钱，然后才能前去。有些人交不足钱，甚至被迫自杀。清廉自守的人要求不去上任，就一律强迫他们前往。当时，钜鹿太守河内人司马直刚刚受任新职，由于他有清廉的名声，便少让他交钱，减为三百万钱。司马直接到诏书，惆怅地说：“为民父母，反而要剥削百姓，来满足时下的索求，我不忍心。”便托称有病，要求辞官，朝廷没有答应。他行至孟津时，上书极力陈述当世的失误和古今祸乱亡国的教训，随即吞药自杀。奏书呈送上去后，灵帝为此暂时不收修宫钱。

灵帝又是在西园内建造万金堂，动用司农掌管的金钱丝帛充积其中。灵帝还回到河间去买田地住宅，起造府第楼观。灵帝原来出身侯爵之家，过去资财不丰，往往感叹桓帝不能积蓄家产，所以聚积私人财产，还在小黄门、常侍那里分别寄存了数千万钱。灵帝经常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娘。”宦官得志，无所忌憚，一齐起造宅第，模仿宫室。灵帝曾经登上永安宫的了望台，宦官唯恐灵帝望见自己的住处，便让中大人尚但进谏说：“天子不应该登高。天子登高，百姓就会失散。”从此，灵帝不敢再登台榭。

第二年，灵帝委派钩盾令宋典修缮南宫的玉堂殿，又委派掖庭令毕岚铸成四个铜人，陈列在仓龙阙和玄武阙。又铸成四座钟，容积都是两千斛，悬挂在玉堂殿和云台殿前。又铸造天禄和蛤蟆，在平门外桥东吐水，把水转入宫中。又制造翻车和渴乌，安设在桥西，用来喷洒南北郊的道路，以便节省百姓喷洒道路的开支。又铸造四文钱，钱上都有四道纹路。有识者私下说，奢侈暴虐过甚，已经在形象上表现出征兆，这种钱铸成后，必然四道而去。及至京城大乱，这种钱果然流散全国。灵帝又任命赵忠为